

狂
草

CAROL ANN
DUFFY

WINNER OF THE 2005 T.S.
ELIOT PRIZE

「英」卡罗尔·安·达菲——著
李晖——译

GUANGDONG CHENG DAWEN PRESS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出版社



狂喜

「英」

卡罗尔·安·达菲
——著

李晖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Rapture by Carol Ann Duffy
Copyright © 2005 by Carol Ann Duffy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2005 by Picador, an imprint of Pan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International Limit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5-26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狂喜/(英)卡罗尔·安·达菲著;李晖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1

(狂喜 & 蜜蜂)

书名原文: Rapture

ISBN 978-7-5598-0153-1

I. ①狂… II. ①卡… ②李… III. ①诗集-英国-
现代 IV. ①I56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9195 号

出品人: 刘广汉

责任编辑: 阴牧云

助理编辑: 顾杏娣

装帧设计: 李婷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31260822-882/883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寿济路13188号 邮政编码: 256401)

开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张: 3.5

字数: 56千字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2.00元(全二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现在除爱情以外，我不听任何话语；
现在我可以打破三餐与歇息
只要提到爱情的名字。

——莎士比亚，《维洛那二绅士》（第二幕第四场）

目 录

序：抒情的顶点	001
你	025
短 信	026
名 字	027
森 林	029
河 流	031
哈沃斯	032
时 辰	033
秋 千	034
雨	035

缺 席	037
如果我死了	041
世 界	043
手	045
狂 喜	046
悲 歌	047
争 吵	048
古 巴	049
茶	050
婚 约	051
布里奇沃特音乐厅	054
恋 人	055
秋	056
船	057
爱	058
给	059
快速射击	061
发现词语	062

十二月	063
恩 典	064
新 年	065
中国城	067
越 冬	068
春	071
回 答	072
珍 宝	074
礼 物	076
写	077
维纳斯	079
无论什么	081
仲夏夜	083
悲 伤	085
伊萨卡	086
大 地	088
夜间婚姻	090
文 法	091

雪	092
你搬来了	093
主显节	095
爱情诗	096
艺 术	099
无 爱	100
结 束	102

序：抒情的顶点

朵渔

这部合集由两部诗集组成：《狂喜》和《蜜蜂》。《蜜蜂》曾获 2011 年度科斯塔诗歌奖（其前身为惠特布莱德诗歌奖）。虽然是同一位诗人的作品，但要合起来谈依然是困难的。相较于《狂喜》对爱情主题的集中抒写，《蜜蜂》的主题更为宽泛，视野更为宽阔，风格也更加多样化。其主题涉及反战、环保、政治等公共话题，但也包含亲情、信仰、神话以及生死爱欲等私话语。不妨先从这部主题宽泛的诗集谈起。

这部诗集是达菲被任命为桂冠诗人后出版的第一部诗集，涉及批判性的公共话语自是应有之义，也是桂冠诗人的职责所在。从传统习惯上说，英国的桂冠诗人类似于王室诗人，其职责是写诗以歌功颂德、悼念志哀，以及为各种重大庆典恭写贺词。桂冠诗人能定期从皇室得到俸金和俸酒，有点像长安时期的李

白。现在的桂冠诗人不再是终身制，而十年任期，能得到大约 5000 英镑外加一桶雪莉葡萄酒。在职责上，也不再是歌功颂德的宫廷诗人，而是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蜜蜂》涉及公共话题的诗作较多，如反战主题、时事与生态主题等，这与桂冠诗人的身份相符，体现了达菲作为桂冠诗人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正确性，同时也体现了达菲在诗歌技艺上的过人之处。时事入诗，最难处理，因为过于“实”的东西会让所有的目光聚 / 拘于事实本身，成为一个不会发光的物体，会窒息诗意的产生。因此，虚实转圜之间，最见诗人功力。达菲的诗艺可谓手法多样，炉火纯青，能够处理如此之多的现实主题，并且将一些公共话题处理得别出新意。如《军人葬礼号》这首诗，整首诗像一个倒退镜头一样，让诗歌“从后往前倒着讲”：

假如诗歌可以从后往前倒着讲，真实地，从
那一刻开始，榴霰弹将你割倒在恶臭的泥浆……
但你站起来，吃惊，看淌下的血污
从烂泥处向上流进它的伤口；
看见一排又一排英国男孩退回到

他们的战壕，亲吻从家中带来的相片——

母亲，心上人，姐妹，年幼的兄弟，

现在不是要进入

去死去死去死的故事。

甜蜜——没有——荣耀——没有——为国捐躯。

你转身走开。

你走开；丢下你的枪（上带有刺刀）

也像所有你的伙伴们——哈里、汤米、

威尔弗雷德、爱德华、伯特……那样，

然后点一根香烟。

广场上有咖啡，

热乎的法国面包，

而所有那数千名死去的人

抖动着他们头发上干燥的泥浆

排队等候回家。一个小伙子

活蹦乱跳地对着人群唱《蒂珀雷里》，被从

历史中释放；闪亮、健壮的马匹侍候着英雄、王者。

你斜靠在一堵墙上，

你们数百万人仍有可能活着

被爱、工作、孩子、才干、英国啤酒和美食填满。

你看到那诗人将他的小册子放进口袋里，微笑。

假如诗歌能真实地从后往前倒着讲，

那么它愿意。

“倒着讲”不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创新，更体现了一种愿景，一种从战争重回和平、让牺牲倒回日常的祈祷仪式。诗歌里的反战主题司空见惯，但达菲的别出心裁让这一主题重新获得了新鲜感和创造性。诗歌最大的成功之处，即在于它的独创性，尤其是现实主题的诗作。达菲处理现实主题的功力不同凡响。

《蜜蜂》整部诗集虽然处理了众多题材，且全书56首作品手法各异，但在结构上并不漫漶无序。“蜜蜂”作为整部诗集的一个中心意象——“蜜蜂象征我们在这世上仅剩的，也是最珍贵的恩典，需要我们去保护它”——不时地飞出来聚拢和结构全篇。同时，诗集的主题也在不断深化中，由批判性的公共话题逐渐转向生死爱欲等私话语。

它感觉好冷啊，雪球在我手中哭泣，
而当我在雪中滚动它，它渐渐变大
直到我可以坐上去；我回头看房子，
早上我醒来时房间很冷，窗户被蒙了
一层冰，我的呼吸赤裸在空气之上。
冷，也包围着我双臂举起的雪的躯干，
——要堆一个雪人，我的脚趾，灼痛，冷
在我冬天的靴子里；我母亲的声音自寒冷中
唤我进去。而她的双手冰冷，因为给土豆
剥皮并淤积在一只碗里，她俯身捧着女儿
的脸，给冰冷的脸颊、冰凉的鼻子一个吻。
没有比那个二月的夜晚更冷的了，当我打开殡
仪馆
停尸室的门，母亲躺在那里，不年轻也不年老，
在那儿
对着她的额头回报她亲吻的，我的嘴唇，领受了
冷的含义。

——《冷》

这首诗处理的是亲情和死亡这一主题，相比于战争、政治等公共主题，此类私领域的诗作更具有思想深度，诗作被赋予了更多激情和普遍性。在某种程度上，诗歌可以处理一些公共话题，但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深化这些话题，是值得怀疑的。诗歌对公共话题的介入，并不直接体现在思想深度和批判的力量感，而是在于角度、立场和感染性，即将公共话题置换成一场“世俗的祈祷”。诗歌处理起个人话语来，则要得心应手得多，它既可以将个人的激情演示为一种普世的信仰，也可以将一种幽深的个人性转化为普遍的人性。爱情诗集《狂喜》就是这样一个范例。

达菲的爱情诗集《狂喜》曾获2006年艾略特诗歌奖。艾略特诗歌奖是英语世界最著名的年度诗歌奖之一，此奖由艾略特的遗孀瓦莱丽提供资金支持并亲自颁奖，直至她2012年去世。在这个奖项的榜单上，既有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圣卢西亚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这样的诗坛大腕，也有卡罗尔·安·达菲这样的诗坛中坚力量。艾略特诗歌奖评委会主席大卫·康斯坦丁称赞《狂喜》是“一部自始至终洋溢着热情的诗集”，“重新鼓舞和延续了诗歌关注爱与失

落的悠久传统”。能得到艾略特诗歌奖的垂青和加持，说明这部诗集绝非浪得虚名；而评委会主席的评价更中肯繁，那就是：达菲的整部诗集“洋溢着热情”，始终“关注爱与失落”。

重新赋予诗歌以热情，并且是以“爱情”的名义，似乎说明这是一部非常“个人化”的诗集。我们说“个人化”，意思是这部作品不仅在经验、风格上打上了作者的深刻烙印，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创新”，是独属于作者自己的“创造”。以“爱情”之名，经验上的独属性似乎无可置疑，达菲的《狂喜》的确也具有某种“自传”风格。每个个体的爱情体验总是千差万别的，但“爱情”之为“爱情”，这种经验的命名注定了一种共性的存在。以“个体经验”抒写一种共同属性，这是爱情诗得以成立的基础。艾略特本人也是在此意义上强调了艺术感情的“非个人化”——“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自然，只有有个性感情的人才会知道要逃避这种东西是什么意思。”（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所谓“逃避”，是将个人性“逃避”/“溶解”进共性中，这是一种复杂的化学反应，

犹如将一根白金丝放到一个贮有氧气和二氧化硫的瓶里去。艾略特也在此强调，诗不是简单的个人情感的抒发或回忆录，“他诗里的感情却必须是一种极复杂的东西”，是许多经验的集中。在艾略特看来，诗人的个人才能在传统面前是非常微不足道的，“他的作品，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那又该置个人于何地？个人须达致一种“非个人”，也就是将个人整个地置入传统 / 历史之中，在这样一个秩序流里观察自己，你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创新”，都只为这个秩序流增添了一点点新意，或改变了一点点流向。艾略特的意思是，你不可以也不可能独创一个方向，另立一个支流，你必须整个地将自己交付给这个“传统”，达到一种“非个人”的地步，你才能既参与创造了历史 / 传统，也同时创造了当下和自我。

以此来理解“重新鼓舞和延续了诗歌关注爱与失落的悠久传统”这一评语，这其中，“悠久传统”当是一个关键词。爱情之于诗歌，有着天然的亲和性。爱情是一种相遇，这种相遇充满了奇迹和偶然性。诗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相遇，与某个词语、某个事

件、某种情绪、某种味道或旋律的偶然相遇，促成一首诗的诞生。爱情是一种迷狂，这种迷狂使自己短暂地失去自我，从而投入一种情境里。诗歌的迷狂属性有过之而无不及，你必得陷入一种脱离地球引力的出神状态，方能接近诗神的衣袂。爱情有一种易逝性，当你从迷狂中清醒过来，爱情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而诗歌亦是如此，你去年写下的最美的一首诗，今年再看，已经面目可憎。爱情脱离不了诗，爱情在本质意义上是“诗”的，意思是，爱情的迷狂、出神与非人间性，与诗无异。诗也离不开爱情，诗歌这个老唐璜时时需要新鲜爱情的刺激与滋润，没有爱情，诗会变得面目可憎。

爱情诗最为普遍，但爱情诗不好写，在罗兰·巴特看来，几乎是“不可写”。“要想写爱情，那就意味着和言语的混沌发生冲突：在爱情这个痴迷的国度里，言语是既过度又过少，过分（由于自我无限地膨胀，由于情感泛滥）而又贫乏（由于种种规约、惯例，爱情使言语跌落到规约、惯例的层次，使它变得平庸）。”因为爱情过于“自我”，它强大的自我魅惑性，让诗人们误以为他所写出的（诗）与它所感受的